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法兰西
之吻

李玉民
著

Bons baisers de France

大象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法兰西之吻

Bons baisers de France

李玉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之吻/李玉民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153 - 9

I. ①法…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832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李建平
责任校对 毛路 安德华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驊、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上看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自序

这是我 1992 年写下的一段文字。

阔别二十多年,我重返巴黎,第一大发现就是亲吻。

阔别二十多年,我重游法兰西,首先领略的就是亲吻的滋味。

久别重逢,乍一看巴黎容颜依旧,法兰西容颜依旧,可是不知怎么,我却有一种陌生感。

1964 年留学法国时,法国人过的还是小康生活,才过二十多年,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变化呢?是什么动力促成的呢?

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一位法国朋友,法国诗社主席夏尔潘特罗先生。

夏尔潘特罗先生笑着回答说,近年来,他思考诗歌的现代化,也关注过这个问题,偶尔有个小小的发现,组织了一次小型讲座,根据记录整理出来发表,要我看,对我也许有所启发。

奇文共欣赏,如果不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作为译者就严重失职了。

一项科学发现

一场讲座:讲台、桌布、水瓶、玻璃杯、讲稿。

诸位是否知道,人类认识电已有 2700 年的历史,使用电也有一百多年,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电了。

迄今为止,人类发电、输送并蓄电,但是并没有真正了解电是什么,它的性质至今还是个谜。

不过,经过反复而并不令人厌烦的试验,我能够揭示出这种能量的特质、来源和制造的工艺了。

整个答案就在我们眼下，确切地说就在我们嘴上。然而，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一事理。一言以蔽之，电来源于亲吻。

每当我们亲一张脸蛋时，嘴唇总要在对方的脸上发出较大的声响。在这张脸皮和我们嘴唇之间便产生电位差，足以发电，而发出来的电立即扩散到自然界中。

当然，这样产生的电，能量还微乎其微。可是要考虑到，自从这个世界有人类居住以来，亲吻的数量是无法统计的。这种电能的潜力有多么巨大而又用之不竭啊！电能就是这样由我们前辈一代一代积蓄起来，而我们则继续前人的事业。

想一想吧，我们自出生之后，每人接受并给予的亲吻有多大数量：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阿黛尔阿姨、街坊邻居、好朋友；结婚之后又有配偶，又生子女……

法国农村有一种牢固的习惯，每次见面和分手，总要相互拥抱，至少亲吻三下，多则四下。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国人都是发电的能手，这是我们极大的满足。也许我国不产石油，然而我们有亲吻。

恋人的亲吻，恕我直言，我自然留待最后来讲。这种亲吻方式发电量最大，能产生电火花。况且，我们谈到一见钟情时，不是比作霹雳闪电吗？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断言，热恋的情侣是人类的恩人，他们应当受到我们无限的崇敬。

有的科学幻想小说曾设想，世界会发生这种情况：电，甚至一切能量会突然消失。这表明作者不明白电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大灾大难要有个前提，那就是亲吻的习俗先消失才行。这种假想显然根本不可能！

我们住房里的照明、马达火花塞的电火花、机器的振幅、密纹唱片的激光，这一切当然要依赖发电厂、瀑布、水坝、石油、原子能反应堆。

然而，电的精华却是由亲吻凝结而成的；也正是亲吻，不断为人世间巨大的电池充电。

全世界各国劳动者，为了我们的文明延续下去，大家拥抱亲吻吧！

为了这项科学研究，即为了真正创造世界，我本人也决心贡献出毕生的精力。

为了科学和文明的发展，我准备拥抱所有愿意同我拥抱的女子，当然长得越漂亮越好。

我读完忍俊不禁,果然受到很大启发,明白了亲吻对科学和文明的发展竟起如此重大的作用。怪不得二十多年来,法国经济发展这么迅速,全靠礼俗的现代化,以拥抱亲吻取代见面握手的传统习俗;全国发电量激增,解决了能源问题,促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

不过,我也觉得他的讲座结束得太仓促,还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论断,不妨再讲一次。夏尔潘特罗先生回答说,他上次讲这个题目,听众仅有二三十人,还不如讲他们关心的诗歌,如果我愿意,就接着他讲下去。我笑着接口说,等我习惯了这种礼俗,在亲吻方面有了丰富的体验之后,一定阐述他这一光辉的思想。一句无心的玩笑话,后来竟然应验了。我说应验,不是指组织了一系列讲座,而是说写成了这样一本书。

多厚的一本书,也抵不上他这两页论述的分量。诗人毕竟是诗人,在论述电和亲吻的关系这一重大科学发现时,也像作诗一样简练,只写了一篇千字文,一反法国人写论文,尤其是写博士论文动辄上千页的传统。他这两页的分量,就足够拿诺贝尔科学奖的。

这样一项重大发现没有受到重视,我自然愤愤不平。后来有一次,夏尔潘特罗先生对我说:“能得到你的重视就足够了。你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一本书,得奖的可能性更大些。”

这话言犹在耳,我也不负期望,回国后果然写了一本书,记述一年的旅法经历,书名就取作《法兰西之吻》。三十余年来,几乎每天都穿越时空,与法国古典和当代作家见面,吻礼自然少不了。尤其翻译他们的名著,在文字转换中不时迸出电火花,显示文明不可思议的发电量。一些火花我记录下来,形成了这些“译本序”。这个集子选了二十余篇,故仍沿用未曾面世的书名《法兰西之吻》。

李玉民

2013年11月28日

目 录

001	·····	自序
001	·····	同几个纪德对话 ——《纪德散文精选》译本序
011	·····	面对幽谷的谈话 ——巴尔扎克《幽谷百合》译本序
015	·····	写小东西的大师 ——《都德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018	·····	基督山城堡的故事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译本序
023	·····	世俗文学的大雅之作 ——莫泊桑《漂亮朋友》译本序
028	·····	艾吕雅诗歌的主旋律 ——《艾吕雅诗选》译本序
033	·····	请进纪德迷宫 ——《纪德精选集》编者序
046	·····	落塘蒂克的悲剧 ——马塞尔·帕尼奥尔《山泉》译本序
051	·····	非常的大仲马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译本序

- 056……………小仲马式的忏悔
——多余的《茶花女》译本序
- 060……………短篇怪圣埃梅
——《埃梅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 065……………并立的两座丰碑
——雨果《巴黎圣母院》译本序
- 069……………畅饮宇宙的诗人
——《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编者序
- 083……………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
——雨果《悲惨世界》译本序
- 086……………边缘的神话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 091……………灵魂的礼赞
——《米什莱散文经典》译本序
- 096……………回归到词本原的诗人
——欧仁·吉尔维克《海滨小渠》译本序
- 102……………犹太人的万花筒
——莫狄阿诺《星形广场》译本序
- 106……………结交小王子的启示
——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译本序
- 111……………梵高的神话与现实
——大卫·阿兹奥《梵高传》译本序
- 122……………一座石头城,几多魔幻事
——伊斯梅尔·卡达莱《石头城纪事》译本序
- 132……………缪塞,青年方舟的挪亚
——《缪塞中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 141……………启蒙的声音
——《伏尔泰中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 154……………拉摩这面镜子
——《狄德罗中短篇小说选》译本序
- 168……………文明的正能量
——《拉封丹寓言诗全集》译本序

同几个纪德对话

——《纪德散文精选》译本序

从前,一个纪德也见不到(抑或视而不见),现在却同几个纪德对话,想想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自不待言,我在注重文学的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念书时,纪德是我们那些老先生避而不谈的作家之一,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异端;而在那个唯有革命理想和激情的时期,异端邪说就是大忌,避之犹恐不及,怎还敢去研读呢?那时我们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原著,现代作家截止到罗曼·罗兰,以后便是碰不得的“资产阶级腐朽文学”了。

及至赴法国留学,免不了要接触纪德、加缪等人的作品,但早已加量打了预防针,自然不会受到浸染,没留下一点好印象。就在写序这时候,再翻开当年精装本的教材,拉加德和米夏尔合编的《法国文选》(廿世纪卷),又看到纪德在幽暗书房里的这张照片:这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有刀刻似的竖纹;这双直勾勾的眼睛透过镜片,不知在注视什么无形的东西;他这戴着黑色(也许是暗红色,因是黑白相片)尖顶帽的脑袋里,也不知装着什么鬼念头;尤其挂在他身边的这副面具,简直就是他整个脸形的复制品。记得当时看纪德的这幅照片,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著名作家,而是(恕我不敬,现在要加上这句话,但当时本来对他就不屑一顾,怎么想都不过分)一个巫师。

焉知纪德不是个巫师呢?不独他的相貌酷似,还有他的“符咒”为证。当时看他写的东西,就像看符咒一样,觉得神秘难解,难怪教文选的若望·侯先生(现已退休的著名教授,近年还见过面,保持通信联系)只管讲解,对我们并不苛求。他选讲的几篇(我在书上做了课堂笔记,一翻阅便知),有《背德者》选段“我行我素的梅纳尔克”和“诱惑”,《梵蒂冈的地窖》选段“无动机的行为”,以及《伪币制造者》选段“广私生的长处”。不知为什么没有选《人间食

粮》、《如果种子不死》。选多了还要添乱,仅此几篇,我就觉得进入巫师摆的“迷魂阵”中:纪德笔下的人物都那么怪,让人无法捉摸,肯定不是什么善类。

大概是青少年时期所受特定教育的缘故,我在疑惑之年却毫不疑惑,只求认同,排斥异己;像纪德这样的“反动”作家(20世纪30年代就写过反共文章),当然属排斥之列。等我过了不惑之年,反倒疑惑起来,从而接触了不少作家,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翻译了十来种,包括纪德的《背德者》;这次又为《名人名家书系》编选纪德的散文,意外发现竟有这么多纪德。

这么说,纪德该是名人名家了。无论政界还是文坛,大凡名人,都标榜自己的一贯性,总扮演天使。然而,纪德则不然,他总是变化多端,看他一部部作品,我倒觉得他充当魔鬼的时候多(当初巫师的印象也许不无道理)。这一点他似乎并不隐讳,请看他的自白:

“我是异端中的异端,总受各种离经叛道思想的深奥隐晦和抵牾分歧所吸引。一种思想,唯其与众不同,才引起我的兴趣。”(《人间食粮》)

“异端中的异端”,这是十足的撒旦口吻。我这样讲不用担心了,近日为写序还找到了旁证:传记文学高手莫洛亚就称纪德是“声望极高的神圣的魔鬼”。“神圣的魔鬼”还是魔鬼。

纪德向人宣扬什么呢?他说道:“幸福属于那些在世上无牵无挂的人,他们总是流动,怀着永恒的热忱到处游荡。我憎恶家园、家庭,憎恶人寻求安歇的所有地方,也憎恶持久的感情、爱的忠贞……”这像话吗?

“在下就是纪德,有话请讲当面,不要在背后嘀咕。”讲这话的人年龄不过二八九,头戴黑礼帽,身披大斗篷,手持文明棍儿,虽然风尘仆仆,显见远游归来,但仍不失潇洒的风度,浑身焕发着青春气息。不错,看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浓重的眉毛、光滑的长脸,正是年轻的纪德。

“你怎么能憎恶家庭?……”话一脱口,我就有点后悔:这种诘问击不中要害。我知道,安德烈·纪德出生在富有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法学教授,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他们在库沃维尔有庄园,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不幸的是性情快活、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只剩下凝重古板、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家庭教育失去平衡。母亲尽责尽职,对儿子严加管教,对他的行为、思想乃至开销、看什么书、买什么布料,都要提出忠告。直到1895年母亲去世,他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同他的表姐玛德莱娜结合,时年已二十六岁了。

“不错，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纪德平静地回答，他的齿音很重，在否定时却含有肯定的语气。“家庭这件幸福的衣裳很温暖，但是人长大了，就紧得难受，应当换掉。生活是多样的，人自身也是多样的，这足以向我提供无穷无尽的幸福……”他半眯着眼睛，神思仿佛又飞往他游历过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一旦环境变得与你相似，或者你变得像环境了，那么环境就对你不利。你必须离开。对你最危险的，莫过于你的家庭、你的居室和你的过去。你可能知道，我在蜜月旅行中大病一场，身体康复是个奇迹，可谓再生。我再生为一个新人，来到新的天地。我觉得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有新鲜感，处于持续不断的兴奋惊愕中。我见到含笑的嘴唇就想亲吻，见到脸上的血、眼中的泪就想吮吸，见到枝头伸过来的果实就想啃上一口……”

他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正如他告诫纳塔纳埃尔的：“你一开口讲话，就不要听别人的了。”这全是他在《人间食粮》中讲过的，不过，现在面对面，听他以激动的声调讲出来，我就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心想谁还没有热情喷射的时候呢，实在不应该以诘难的口吻同纪德对话。我正要婉转地向他表明这种歉意，忽听他又说道：

“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往往被幽禁了……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总之，不要明智，要爱……”

我又警觉起来，“要爱”，什么爱？同性恋吗？这是世人对他诟病最多的一点。这种事虽古已有之，但我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实在难以启齿，不觉低下头，要想个婉转的说法，抬头刚要开口，忽见周围出现好几个人，尽管穿戴不同，年龄各异，但是看相貌，个个都好像纪德。他们对我形成包围之势，顿时令我紧张起来。我知道纪德的嘴皮子赛似刀子，善于讽刺和戏谑，一个都难对付，何况来了五六个。这个神态肃穆像个牧师，那个晃着和尚头好似老顽童，另一个颇为斯文，显见是位学者，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俨然一个旅行家……不知世上有多少纪德，到齐了没有，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知己而不知彼，还是少说为佳。这时，牧师却开了口：

“我是你童年的神圣朋友，你逃离我，不爱造物主而去爱造物，让你的肉体饱尝情爱，还执迷不悟，看来，你身上有个恶魔在作怪。……”

“早就听说人性本恶，”老和尚头摇晃着，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倒希望亲身检验一下……”

“要知道，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年轻的纪德插话道，“心灵和肉体最适

合恋爱,最有资格爱,也最有资格得到爱,亲吻拥抱最有劲头儿,好奇心最强烈,情欲也最有价值……”

“肉体的快感、瞬间的欢乐,你这样狂热,无非追逐正在流逝的东西……”牧师又说道。

“我们算什么,”学者模样的人正色说道,“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任何未来的东西还未降临,整个过去就在这瞬间过去了。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根本无法替代。”

“我可不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旅行家激动地说,“我就是要做瞬间的情人,明知留恋不住,为什么就不能深情地拥抱呢?……光在书本上读到海滨沙滩多么柔软,我看不够,还要赤着双脚去感受。我几度去非洲旅行,总抓住每一瞬间的新奇,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强烈的欲望赋予我支配一切的权利……”

“支配,占有,不如追求那么有价值,”和尚头连连摇着说道,“在贪欲的嘴唇上,欢乐往往提前兑现,留下过快衰竭的印迹。因此,我越来越喜欢焦渴而不是解渴,越来越向往快乐而不是享乐,越来越想无限扩展爱而不是得到满足。我要告诫青年,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

“你们总喜欢玩弄字眼儿,”青年纪德抢过话头儿,“什么支配、占有、追求,何必分得那么清楚。我的心毫无布防。一个光身的孩子,就是我的欲念。鸟儿歌唱,就是我爱情的声音。什么肉体欢乐、感官欢乐,别人谴责也不必在乎。反正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尝过大海的盐,原以为自己就是大地的盐,总怕失去自身的咸味。直到摆脱了从前保护过我、后来又奴役我的东西,我才有了第二个青春期。”

“唉!我真认不出你来了!”牧师连声叹惜,“现在你无法无天,不讲道德,不顾廉耻,完全否认过去,这是忘恩负义……”

青年纪德登时气得满脸通红,想发作,一时又语塞。学者却微微一笑,朗声说道:“朋友,人类珍爱自己的襁褓,可是,只有摆脱襁褓,人类才能成长。断奶的婴儿推开母亲的奶头,并不是忘恩负义。孩子,你再也不肯从这传统的、由人提纯过滤的奶水中汲取营养了。你已经长出牙齿,能咬食并咀嚼了,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求食粮。要勇敢点儿,赤条条地挺立起来,你只需要自身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就能挺直地生长。诸位都知道,所有植物都把自

己的种子散播到远处。瞧一瞧梧桐树和无花果树带翼的种子飞翔吧，它们似乎懂得，靠父辈的荫庇，就只能变得孱弱，衰退下去……”

这回可好，几个不速之客辩论起来，完全喧宾夺主了。我也用不着紧张了，可以从容地观察他们。纪德的善辩是出了名的，他明确说过：每种推理都有对应的驳论，只须找到就行了。看来他深谙此道，他发表了《人间食粮》之后，又写了剧本《萨于勒》，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他在《背德者》中，塑造了一个为了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人物；几年之后，他又在《窄门》中讲了个相反的故事：一个女子为了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拒绝了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他还向莫洛亚透露一个秘密：“我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对立面呀，要不然我怎么能辩论呢？”我想何止是辩论，他的每一部新作，大概总是站在对立面，驳斥他的前一部作品吧。不过我觉得，与其说他“善辩”，不如说他“善变”。至少，同他青梅竹马的表姐，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有点像“变色龙”，因而拒绝他的求婚，后来心软了才嫁给他，果然是既相爱又不幸的结合。

我眼前这几个人，恐怕全是纪德的化身。他们各执一端，煞有介事，仿佛在演戏，演他所说的“傻剧”，也许他们真的在严肃讨论人生这个大课题。不管怎样，我不用开口，就能同几个纪德对话，何乐而不为呢？

“你真是反复无常，”牧师又说道，他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让我猜不透他是针对哪一个，“上次你又回来对我说，你厌倦了，不想再蒙骗自己的心灵，明白只有放弃一切，才能找到上帝。”

“放弃快乐就等于不战自败，”到底是青年人沉不住气，首先反击，“当初我太信守诺言了，我再也不信守啦！未来的，不忠实的，我多么爱你！”

“上帝以各种形式出现，”学者说出来的话，毕竟有一种深思熟虑的分量，“专注并迷恋一种形式，你就会被迷住双眼。你关闭的每扇门外，无不站着上帝。要知道，万物都是上帝的形体……”

“我再重复一遍，亲近造物而疏远造物主，灵魂不可能获得幸福。”牧师以念经的腔调重复道。

“我们追求的难道是幸福吗？不是，而是我们心中最新情绪的宣泄！”青年纪德说话的声气，的确给人以宣泄的力量。

“其实，我们的灵魂如果还有点价值的话，”老和尚头也说道，“就是因为比别的灵魂燃烧得更炽热……”

“幸福是上天赐给的，”旅行家接过话头，“我在旅途上所见的山光水色、

幼鸟的孵化、盛开的鲜花、一个赤身的牧童……无不体现我的幸福，都是我这内心春天的回声……”

“你们所说的欢乐，我都饱尝了。”牧师说，既像炫耀，又像布道。“你们所说的激情，我都宣泄过。我受欲望的驱使，到过多少地方，喝过多少清凉的泉水、香甜的牛奶，但是越饮越渴，干渴时时加剧，最后变得十分强烈，真想为这种欲念大哭一场。同样，我的肉体也饱尝了情爱，到头来一无所获。如今静下心来，数点我的幸福资财，只剩下荒冢的繁花了。如不及时醒悟，真会沉沦下去！”

“沉沦？”老和尚头笑道，“不要危言耸听！我就是一头扎进欢乐的海洋，而且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海洋上游了个痛快，根本没有沉下去。正是在这种畅游中，我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你们知道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学者仿佛面对来听他演讲的听众。“对人来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我早就觉得，快乐比忧伤更珍稀，更难得，也更美好。因此，我把自己的幸福当成一种使命来承担，要向周围传播快乐，我认为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本人作出表率，当个幸福的人。我朝利己主义刨一镐头，大量的快乐立刻从心中涌出，足供所有人畅饮。”

学者戛然住口，好像得出了结论。一时冷场了，就仿佛进入一个新领域，人人都谨慎起来。过了一会儿，还是牧师开了口：

“你把满足个人的欲望，当成道德的义务，当成使命来承担，这显然违背伦理道德。”

“喂！探究伦理道德，在我看来并不多么聪明，甚至是不可能的，”老和尚头说道，“只要不是损害他人，不是骑在他人头上享乐就行了。在一段时间里，要敢于抛开任何伦理道德，不再抵制欲念。唯有欲望还能给我教益，因此我听凭驱使，其余的全是空话。”

“完全抛开伦理道德，难道就不怕产生什么后果吗？”牧师问道。

“我们等待的，难道只有后果吗？”青年纪德反问道。“后果、顾虑、妥协、循规蹈矩……全都一脚踢开。最冠冕堂皇的话，也是最空洞的话。我再也不信那些满口道德的人了，我要弄清楚，在他们的德行里隐藏着何等自命不凡，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中隐藏着何等私利，在他们的爱情中隐藏着何等肉欲和私念。老实说，我不再把灯笼当作星星，我的天空也并不因此就黑暗了；我不再

听凭幽灵牵着鼻子走了。”

“我在肉欲的快感之外，仿佛还寻求另一种更隐秘的快感。”学者又说道。“我倒希望能找到一种学说，或者一个完整有序的思想体系，来解释纵欲的行为……”

“不是解释纵欲的行为，而是当作纵欲的庇护所吧？”牧师有点尖刻地说道。“精神的快乐胜过一切快乐；肉体的快感一旦消失，心灵往往感到内疚，懊悔……这话可是你说过的，不会否认吧？”

在这种多边对话中，我端详这几个似曾相识的面孔。这牧师模样的人总持驳论，仿佛有意扮演纪德所说的对立面的角色；他只差没戴尖顶帽，否则我就该称他巫师了；也许他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虚伪的牧师。这个年轻人，想必是纪德的处女作《安德烈·瓦尔德手记》中的主角，书中的安德烈同生活中的安德烈一样，都在追求自己的表姐，是歌德笔下维特式的浪漫人物。再看这个旅行家，无疑是《背德者》中的米歇尔，他将新婚妻子的尸骨丢在阿尔及利亚的坎塔拉，又独自去游览和寻欢作乐了。至于这个学者派头的人，自然是到处讲座、给人作序的“文坛王子”。不要小看这个老和尚头，他可是个风云人物，经常主持代表大会和群众集会，应邀赴苏联访问……

“你误解了我追悔和惋惜的性质，”学者答道，“我心头痛悔的是我在青年时代无所作为，看重虚构的而轻视现实的东西，背离了生活……”

“所以你为了现实的东西，为了生活，就经不住诱惑，背离了道德！”牧师不无讽刺地说道。

“你所说的‘诱惑’，正是我所怀恋的。”学者从容答道。“如果说今天我感到懊悔，那不是因为受了几次诱惑，倒是因为抵制了许多诱惑，而后来我再去追求，那种诱惑已经不那么迷人，对我的思想也不那么有益了。”

“别人凭哪个上帝，凭什么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安德烈·瓦尔德不无气愤地问道。“我相信我所走的是自己的路，也相信走的是正路。这种无限的自信，如果宣过誓，就可以称为信仰了。”

“要知道，万物来去匆匆，唯有上帝永存。”牧师又好似念经。

“最美的花也最先凋谢，永不凋谢的花是没有香味的。”米歇尔唱了一句反经。

“哼！凡是狂热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信徒，都能激起炽热的信念。”老和尚头朗声说道，“有人会为信仰而死，也会为了信仰去杀人！”